

## 丙年 常年期第四主日

【耶一4-5；格前十二31-十三13；路四21-30】

各位弟兄姊妹：這個主日是丙年常年期第四主日。

本主日的福音內容是繼續上個主日福音的內容，也就是耶穌在自己家鄉納匝肋會堂的講道，可是耶穌講道的最後結局卻是惹惱了自己的同鄉，並且要把耶穌推下山崖。耶穌藉著這整個事件，要教導我們一種越界（超越阻隔你我之間各種偏見界線）的真愛，而也只有耶穌祂那慷慨給予的愛，才能夠為這世界帶來真正的好消息、真正的喜訊。而第一篇讀經是取自耶肋米亞先知書中有關萬民先知的預言，這預言是這樣說的：「我還沒有在母胎形成你以前，……選定了你作萬民的先知。……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戰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協助你。」這段先知的預言正是為今天福音故事的結局預作準備，預示了耶穌將從他同鄉的暴怒及暴虐中安全通過，繼續走自己的路。第二篇讀經則是格林多前書中聖保祿宗徒論及真愛的有名篇章，這段對真愛非常優美的讚揚，正好為今天福音越界之愛作了最佳的註腳。

今天的福音是以上個主日福音的結束來作為開始，也就是耶穌在誦讀完依撒意亞先知書中：「上主的神臨在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布釋放，向瞎子宣告復明，使受壓迫的人獲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依六十一1-2）之後，宣告：「你們剛才所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這裡的喜訊就是指福音，而福音就是好消息。

然而窮人能得到什麼好消息呢？不論在古今，窮人得到的消息通常都是壞消息：你要種地嘛，卻無地可種；你要工作嘛，卻無工作可做；你要振作生活嘛，卻往往屋漏偏逢連夜雨；你奢望生活平順嘛，卻總有甚麼困難為生活雪上加霜；你好不容易攢了一點錢嘛，物價、房地產卻又一直上漲。因此，窮人能指望什麼呢？如果有一個世界，在那裡窮人也能擁有喜訊，擁有好消息，那麼這一定是天國來臨了。

至於俘虜的解放。戰俘應該算是最典型的俘虜，一般戰俘能夠活著生存下去，但卻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人性的尊嚴。而現代世界有沒有俘虜呢？當一個世界容許你生存，但不容許你自由地講話和行動，也不容許你追求人性的尊嚴時，那麼這也算是一個人性被俘虜的世界。另外，現代人所處的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不管好的或壞的資訊總會透過各種媒體，而像核子爆炸的菌狀雲一般，層層將我們籠罩，讓我們的思維與生活成為媒體的俘虜，任媒體魚肉宰割。因此，如果有一個世界，再也沒有人被俘虜，再也沒有人會為追求自由的行動，和追尋人性的尊嚴而被禁止限制，那麼這就一定是天國了。

至於盲者得見。如果我們生活在四周都是偏見和意識形態所構築的世界裡，那麼我們終將會發現到，我們受偏見壓制著，我們受偏見背後的意識形態壓制著，我們受偏見背後的意識形態背後的生存模式壓制著。這種生存模式，就像一團迷霧，籠罩我們的生活。在這種生存模式裡，人常常是眼盲的，很難有機會像在空曠的大地裡，能夠仰頭看見遠在天際的星星，也很難看到稍縱即逝的流星，當然也就很難再有願望。如果有一個世界，人在其中能看到真理，能看到星星與流星，能再有盼望，那麼這就一定就是天國了。

所以，當耶穌的同鄉聽見耶穌帶來了天國的好消息，並聽見耶穌宣告這天國已經在他們的耳中應驗了，「眾人都稱讚祂，驚奇祂口中所說的動聽的話。」同時他們彼此詢問說：「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耶穌從這句話裡看透他同鄉們在想甚麼，他們想的是：「如果祢是我們老鄉若瑟的兒子，如果祢是我們的同鄉，那麼祢不就應該為祢的故鄉服務嗎？祢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聽說祢在葛法翁行了奇跡，那麼也在祢的家鄉這裡行吧！為祢的家鄉服務，不就是祢的任務嗎？」

事實上，耶穌來是要為所有人帶來解放、帶來好消息、帶來天國，然而耶穌同鄉這種對天主愛情的霸道及霸佔的態度，卻是相反耶穌的道路而行。因此，耶穌要做什麼呢？耶穌要做的，是以慷慨給予的愛去越過某種界線。這種界線是一種極其複雜的藩籬與鴻溝。人常用這界線去界定自己的特殊身分，去保障自己的特殊權力，去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去認定自以為是的真理，好讓自己擁有一種安穩的存在感。然而耶穌卻是偏偏要去動搖這種界線，不動搖這種界線，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救，因此也不會有真正治根治本的好消息。

所以耶穌列舉了兩位古代先知厄里亞與厄里叟的例子，要以這兩個例子來幫助祂的同鄉越過那種分隔你我的界線。耶

耶穌說到：在厄里亞先知的時代，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起了大饑荒。當以色列需要救援時，厄里亞並沒有被派到以色列的任何一個婦女那裡去，而只到了漆冬、匝爾法特的一個寡婦那裏。而在厄里亞先知的時代，以色列有許多患癩瘋病的人，但除了敘利亞亞蘭王軍隊的首領納阿曼之外，沒有一個得到潔淨。

耶穌想用這兩個例子使祂的同鄉能以真愛越過那種分隔你我的界線，因為耶穌不是只有到猶大，也不是只有到以色列，祂還要把這好消息實現在眾國萬邦當中。同樣地，所有跟隨耶穌的人，不應該只是祈求自己的得救，也不單單只是祈求自己堂區的得救，更不是只祈求自己地方教會的得救，當然，更加不是只單單祈求自己信奉的宗教得救。真正的信仰，從耶穌的眼睛和視野來看，是要我們透過天國來臨的喜訊，更加把我們那越界的愛拓展出去，使我們能接觸到更廣大的人群，好讓我們能夠聽到那些使天主心痛的聲音。

可惜冥頑不靈的納匝肋鄉民仍堅守那道界線，不接納耶穌的教導，甚至變本加厲地確定耶穌就是一個外邦人的同情者，根本不是忠於他們心中所盼望，以及一直以來期待的那個默西亞，於是忿怒填胸地把耶穌趕出城外，要把祂推下山崖。事實上，不只是耶穌的同鄉懷有這種狹隘的默西亞觀念，整個猶太民族也是如此。因此，以色列人對聖經的了解，是默西亞要來解放他們這些天主的選民，要使他們的神聖民族得到拯救；至於外邦人，在他們的眼中都只是仇敵。

而耶穌的這一番話正是要打破「我是天主選民」和「你不是天主選民」兩者之間的界線，要拆毀「我是聖潔的」和「你是不潔的」兩者之間的藩籬，要破除「我是上天所眷顧的」和「你是上天所鄙棄的」兩者之間的鴻溝。然而不只耶穌的同鄉，也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處在今日世界的我們，我們卻是常相反其道而行，我們總是在「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之間劃分界線，而且讓越來越多的界線在我們的世界裡矗立起來，因此在人與自己之間、在人與他人之間、在人與大自然之間充滿了矛盾與掙扎，而在人與人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宗教與宗教、政黨與政黨之間也充滿了衝突與戰爭。

這讓我想到幾年前的一部美國科幻史詩式的賣座電影〈阿凡達〉(Avatar)。在電影裡，我們看到土生土長於潘朵拉星球上的納美人和地球人有一個極大的區別，那就是納美人的世界是一個處處可以感應溝通的世界。他們可以和野獸感應溝通，也可以和樹木叢林，更可以和大地感應互通。這為時時矛盾掙扎、處處衝突戰爭、每每撞牆碰壁的人類而言，簡直就是一個夢想中的烏托邦世界。納美人有條辮子，只要這條辮子和其他事物連結，便能和它們感應溝通。在這個時時處處可以感應溝通的世界裡，是無需以界線來區分個你死或我活，或是以征服來解決我是、你非的問題。

納美人那條類似我們今天快速上網所應用的光纖的辮子，或許正是一則當代有關「愛」的寓言。事實上，只有真愛才能讓我們越過那種界線，使那種界線消融。美國著名作家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曾寫了一本小說叫《白牙》(White Fang)。故事裡說到，有一個人馴養一隻叫「白牙」的野狼，這位主人真心關心牠，而牠也愛這個主人。「白牙」最喜歡吃雞，而偏偏這個主人就是開養雞場的。一見到雞，「白牙」的野本能反應便是撲向雞隻。每當碰到這種情況時，主人便開口制止牠，而牠也順服地把雞放下。如此經過了一段日子，主人的父親說：「白牙是無法改變吃雞的天性的」，但是「白牙」的主人卻對「白牙」有信心。最後，基於「白牙」對主人的愛與順服，這隻野狼終於克服了與生俱來的天性和慾望。狼與雞，在天性上具有一條不可克服的界線，但因著主人對狼的愛，也因著狼對主人的愛，兩者間的真愛讓這種不可能超越的界線被克服了。

如果愛無法跨越那種界線，而成為慷慨給予及付出的愛，那麼即使是愛，愛也很有可能變成像耶穌納匝肋同鄉式的專橫獨斷的愛。任何的愛情：夫妻之間的愛、兄弟姊妹的愛、朋友之愛、父愛或母愛，甚至是對窮人的愛，也都可能變成霸佔性的愛，成為要求或指導對方必須按照自己的思想或方法去生活的強迫性假愛。是的，每一種愛情都有可能變成獨斷霸佔的愛，但是這樣就不是真正的愛，而是自私自利的行動。在本主日的第二篇讀經格林多前書裡，聖保祿宗徒以耶穌一生的言行，而特別是耶穌在受苦受死時所表現出的愛作為模型，而對愛寫出如此美麗絕妙的讚頌與讚嘆，也為耶穌在今天福音中有關越界之愛的教導做了最佳的詮釋：「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忌妒，愛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理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裡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是盼望，凡事忍耐。」

讓我們回到信仰最根本的地方，也就是天主的福音、喜訊、好消息就要透過耶穌來改變我們，也要透過我們去改變這個世界！願我們能將耶穌的愛帶給最不能感受到愛的地方，使貧窮人獲得喜訊，使俘虜獲得釋放，使瞎子獲得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同時也因為耶穌的越界之愛在我們內行動，而使我們彼此間仇恨的界線消失。阿們！